

五代史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厯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從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于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

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
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
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問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
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
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
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
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
兵斷潼關太祖遣劉剗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
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
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于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
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
忌知俊功以事聞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

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櫻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陽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

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
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
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
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
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
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
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
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
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
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頌曰爲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
定鎮州非有他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鄴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
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
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
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
魏德倫以彥逼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
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
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
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
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
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

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
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
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
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
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
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
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
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
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
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
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

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
姦邪以入金冬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
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
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
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
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
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
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
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
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
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

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
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
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
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巖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
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
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
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
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

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安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安卽誅之繼安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眾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眾至五萬繼安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

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人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第四十四終

五代史第四十四終

五代史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沅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

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菑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劬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于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

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答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